

民调显示石破茂是安倍最热门继任人

日本媒体8月31日报道,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定于9月14日选举党总裁,接替因健康原因宣布辞职的首相安倍晋三。日媒两项民意调查显示,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是最受公众欢迎的安倍继任人。

安倍上周因健康状况不佳宣布辞职,日本共同通讯社8月29日和30日就5名热门继任人选展开电话民意调查,大约34%的调查对象认为石破

茂是下任首相合适人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以14%支持率排名第二,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13.6%紧随其后,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10.1%。日本经济新闻社与东京电视台周末公布联合民调显示,石破茂以28%的支持率居首,河野太郎15%,菅义伟11%排第四。自民党党务调查会长、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已宣布参选,但在上述两项民调中支持率居末位。

路透社报道,上述民调凸显公众

与自民党内部政治势力的意见分歧。日本媒体报道,菅义伟一直是安倍的左膀右臂,竞选自民党总裁有望获得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派系和其他主要派系支持,在党内处于优势地位。菅义伟8月31日以政府首席发言人身份主持例行记者会,被问及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拒绝发表意见。

日本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由于自民党占日本议会多数席位,其总裁将自动成为首相。安倍本届自

民党总裁任期原定明年9月结束。他辞职后,自民党将提前举行总裁选举,新当选总裁将完成安倍剩余首相任期,直至明年秋季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自民党总裁选举将在东京一家酒店举办,而非自民党总部,以降低新冠病毒传播风险。

石破茂还没有宣布是否参选自民党总裁。一旦参选,他将面临一场硬仗。石破茂时常直言批评安倍,在

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质疑安倍外交政策,在自民党内不太受欢迎。

“石破茂似乎不具备推动日本朝新方向发展的魅力或眼界,”日本多摩大学战略规则制定研究中心副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说,“他似乎永远是2号角色,负责履行老大所作承诺。”

石破茂现年63岁,2012年至2014年间任自民党干事长。

英国预估第二波疫情或致死8万多人

英国媒体8月31日曝光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如果暴发第二波新冠疫情,一种“合理的最差情形”是再有超过8.5万英国民众死亡。

这份报告由充任政府顾问的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上月撰写,旨在协助英国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准备应对第二波疫情。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报告列出一种“设想、而非预测”的情形,即英国各学校维持开放,但其他多项“封城”措施11月起重启并保留几个月。报告模型同时基于一种判断,即追踪并隔离新冠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仅能有效阻断40%的新冠病毒传播链。

依据模型估算,今年7月至明年

3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合计将新增8.1万新冠死亡病例,苏格兰2600例,北爱尔兰1900例。

最新模型显示,今冬疫情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不过,上述数据比上月早些时候一份报告所预估的12万人死亡数字低。

报告同时预测,届时可能大约2.4%感染者需要入院治疗,最坏情况则可达8.9%;入院患者中大约20%可能需要重症监护,最低和最高比例分别为1.5%和35.3%。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北京时间31日8时左右,全球累计新冠病例突破2500万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超599万例。英国累计病例逾33.4万

例,死亡病例约4.15万例;8月30日报告新增逾1700例确诊病例,创6月4日以来最高纪录。

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8月30日告诉《泰晤士报》,英格兰地区乃至英国全国可能因第二波疫情重启大规模“封城”措施。英国医疗卫生系统需要面对的一种“合理最差情形”是同时应对新冠病例激增和流感暴发的局面。

汉考克还预估,有效的新冠疫苗可能“明年某个时候”才能问世。

另一方面,国际科研人员已警告,如果美国迫于政治压力,急于在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前宣布成功研制疫苗,可能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以航将飞阿联酋 据信途经沙特领空

以色列航空公司定于8月31日执飞首趟从以色列直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商业航班。美国和以色列政府代表将搭乘这趟航班,赴阿联酋会商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议题。

这趟航班据信将飞越沙特阿拉伯领空,触发沙特将效仿阿联酋、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猜测。沙特一名王室成员8月说,沙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巴勒斯坦建国。

以色列航空公司定于8月31日上午执飞一趟从特拉维夫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航班。这将是首趟从以色列直飞阿联酋的商业航班。

航班乘客将包括美国国务卿、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梅厄·本-沙巴特。美国和以色列代表抵达阿联酋后,将与阿联酋官员对话。议题涉及促进以色列和阿联酋在航空、旅游、贸易、卫生、能源和安全领域合作。

阿联酋、以色列和美国8月13日

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阿联酋与以色列同意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这将使阿联酋成为埃及和约旦之后、阿拉伯国家中第三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路透社8月30日报道,以航这趟航班预计飞行3小时20分钟。

路透社记者提问,如果想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航行,是否需要飞越沙特领空,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和国籍的消息人士给出肯定答案。

以色列、阿联酋、美国和沙特四国政府以及以色列航空公司都没有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这不是外界第一次猜测以色列航班飞越沙特领空。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8年10月访问阿曼时,由于行程紧,外界推测他所乘飞机应该飞越了沙特领空。

一些人士猜测,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正常化,将促使其他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

沙特王室一名高级成员8月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涉及巴勒斯坦建国的和平协议以前,沙特不会效仿阿联酋的做法。

内塔尼亚胡8月30日告诉媒体记者,以色列正在与数个阿拉伯国家秘密商讨建立外交关系。他没有讲明是哪些国家。

他谈及以方与阿联酋实现关系正常化时说:“今天的突破将会成为明天的常态。”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长期对立,巴以问题是一大症结。巴勒斯坦谴责阿联酋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指责这侵犯巴勒斯坦人民、背叛巴勒斯坦事业,敦促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要以牺牲巴勒斯坦权益为代价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法新社报道,依据由美国政府公开的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同意中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长期而言,这一方案依然在考虑范围之内。

外媒解析:新冠肺炎流行7个月后科学已了解的和未知的

外媒称,自从世界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被确认以来,至今已有七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但是科学界还没有回答一些关键的问题。

据埃菲社马德里8月24日报道,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新病毒,因此人群中没有以前产生的免疫力。这种病毒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的,其引发的疾病有几天的发病期,受影响的人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无症状,但都具有传播能力。

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微生物学教授伊格纳西奥·洛佩斯-戈尼总结道:“对于试图控制这种大流行病的流行病学家而言,这简直是我最可怕的噩梦。”

式:咳嗽、打喷嚏或大声说话时,在两米之内的距离通过飞沫传播。尚不知道多少数量的病毒才能导致感染,但在封闭、人多、人员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空间内,情况总是会更糟。

众所周知,有一些“极具传染性”的人和活动。而戴口罩、频繁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是保护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通过气溶胶传播已经没有什么争议。

但气溶胶传播的距离和持续时间尚不清楚。最近,佛罗里达大学的一项初步研究(未经其他专家审核)发现,新冠病毒附着在气溶胶上传播的距离是5米之内,远大于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建议的2米。

第一个里程碑:知道敌人是谁

报道称,先进的技术和国际科学合作使人们可以很快了解该病毒的“身份”。1980年记录了第一批艾滋病病例,但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发现病原体HIV。而现在,仅在几天之内就发现了第一批新冠病例背后隐藏的是冠状病毒SARS-CoV-2。获得其完整的基因组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分析其源头、动物宿主(与蝙蝠体内分离的其他病毒非常相似)、发展过程以及与其他冠状病毒的关系,并引入使用分子检测系统,例如现在众所周知的核酸检测。

对于疫苗研制来说,新冠病毒不会很快突变是一个好消息。这些疫苗项目是基于SARS-CoV-2的基因测序,因此其基因的重大变化可能会影响疫苗的有效性。

人际环境已经不再安全

报道指出,科学研究还设法弄清了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方

人体对新冠病毒有免疫力吗

报道称,科学界仍在研究的未知数之一就是为什么许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有研究表明,这部分感染者约占20%。已经提出的可能原因包括,发生了快速的免疫反应;与其他冠状病毒的交叉引发预先免疫反应;遗传因素;感染时病毒数量非常低。

对于儿童,有研究已经指出,由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尚不成熟,因此不会发展出使免疫系统失控的那种细胞因子(分子)“风暴”,而这种“风暴”似乎是加重新冠肺炎的因素之一。

关于再次感染和免疫能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目前也还不清楚。在对349例有症状的患者进行跟踪研究之后,中国科学家发现70%的患者会保持中和抗体至少6个月。

报道指出,对于健康人来说,一些研究指出,某些人可能具有能够识别SARS-CoV-2病毒的免疫细胞,其原因可能是以前感染过其他冠状病毒(如普通流感),尽管这种可能的交叉反应性尚未得到证实。

为何美国“反疫苗”情绪泛滥?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20日发表题为《为什么疫情期间“反疫苗”运动日渐壮大》的述评称,由于疫苗研发过程和速度被注入政治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疫苗纠结”,他们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降低。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格里尔·麦克维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反疫苗人士——根本不是”。她一直根据建议进行疫苗接种,在儿子幼年时也给他接种疫苗。但她担心美国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工作是仓促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11月总统大选前改善特朗普的前景。

身为民主党支持者的麦克维说:“情况改变了,因为疫苗研发过程、疫苗研发速度都已经注入了政治因

素。坦率地说,我不信任这位总统。这令我举棋不定。”

53岁的麦克维是越来越多陷入“疫苗纠结”的美国人之一,这些人此前并不认同由共和党自由派和左翼人士所主导的反疫苗运动。

麦克维担心,特朗普会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施加压力,要求其在大选前迅速批准一种疫苗。她举出了该机构决定批准使用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例子。

她还不信任“曲速”行动,这项得到联邦资助的庞大举措已向制药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以在得到确定的数据之前生产数亿剂“有风险的”或未经全面临床试验的疫苗。

在大选前推出一种疫苗很可能提升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的机会。

但公共卫生专家担心,这也可能在这项美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大众疫苗接种项目实施之前,加剧像麦克维这样的人的反疫苗情绪。

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疫苗信心项目负责人海迪·拉森说:“反疫苗情绪正在进入主流社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现在会说,也许疫苗接种游说也有道理。”

民调显示,随着这场疫情的持续,美国公民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降低。奥观调查公司5月进行的调查发现,大约55%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会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到7月底,这个数字已经降至41%——远低于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60%至70%。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